

篇 小 说

王馥丽 著

跳蚤女人



中国华侨出版社

跳蚤女人

王馥丽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跳蚤女人 / 王馥丽著。—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8.11

ISBN 7-80120-271-6

I. 跳…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30413号

著 者 / 王馥丽

责任编辑 / 江雨春

装帧设计 / 邓 鹏

责任校对 / 雷一平

经 销 /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 本 /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 11 字数 / 250 千

版 次 / 1998 年 1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 10000 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2 号 100029

E-mail: huaq@public.netchina.com.cn

ISBN 7-80120-271-6/1.50

定价 16.80 元

几个沉沦的女人，一个荒唐的男人。
物欲横流，金钱至上。丈夫、妻子、情人，
情场角逐；灵肉、爱恨、善恶经纬交织，
一幕幕悲喜剧在这里串演，活脱脱世纪末
中国大都市一隅的众生相。其中尤其几个
女人，“跳蚤”以喻其轻小，读者从她们身
上获得的感悟会很沉重……

第一章

1

这是一个秋天明丽的早上，故事就是从这个早上开始。

那么，就让我们去探访一个年轻女人的世界吧！

太阳也和天气一样，是明丽的，缓缓地升起来，布满了整个城市。徐明芳穿着一件极其透明的真丝睡裙，睁眼躺在那张靠窗子的大床上。就让那阳光沐浴着她全身雪白而显高贵的皮肤。她已经这样躺了两个小时了，就是不想起来，望着天花板，望着地面，还有阳台上的几盆花，只管一个人发愣。

她近来的记忆里总闪烁着一条黄色的小手帕，像游丝一般丢不掉，始终纠缠着她。就在两个小时前，她还刚刚又做了一个梦。梦里，那个又高又大的男人手里拿着这条黄得刺眼的小手帕，不住地在她眼前晃动，晃啊晃啊，她忽然感到整个世界都是黄色的了，就像那条小手帕一样刺得她睁不开眼。等她开始睁开眼时，那条黄色手帕，忽然就变成了红色，沾满了血滴，抖落在她的脚下。那个高大的男人不见了，她抬眼观看，房间里没有。这时，就从窗外传来一阵震人耳鼓的笑声。玻璃窗外透过一张狰狞而扭曲变形的脸。“徐明芳，我等着你，我还会回来的，只要你活着，就别想逃过我的手掌，我要得到你……”

然后，那个身影便鬼魅一样地飘走了，只有脚下的小手帕在晃啊，晃啊……

徐明芳“啊”的一声从睡梦里惊醒。她的全身都吓出了汗，真丝睡衣已经湿透，紧紧地贴在身上，小巧玲珑的乳房在一起一伏地跳动着。她急忙朝床下的地板上望去，什么也没有。渐渐地她从梦中清醒过来，她那特有的精明脑子在转动着。她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死不要脸的东西。而后，她又想：莫非世界上真有这样的男人不成，否则的话那个小手帕的场景为何在她的梦里重复出现呢？

认识徐明芳的人，都说她是个心狠手辣，放荡不羁而斤斤计较的女人。

还有人说，她是个淫欲、金钱和权力都永远也无法满足的女人。徐明芳对这些似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她的脸上永远挂着笑容，即使她的心里此时此刻正在流泪流血，哪怕她的面前站着的是她至死不忘的仇人，是她做梦都想杀掉的那些男人，她的笑也一刻不停地留在那张具有象牙肤色和古典气质的脸上。一旦徐明芳的脸上笑容消失了，反倒是她最得意、最真实、最兴奋的时刻。

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个永远也让人读不懂的女人。也有人说，这个女人曾经也是善良的，她走路时见到人家小孩跌倒了，也跑过去扶一把，还温和地拍掉孩子身上的土，她看见年岁大的人拄着拐杖过马路，还很亲切地用手扶一扶……

这是个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的女人。

2

小豆豆睡在徐明芳给她布置的一间很整洁而华丽的小屋里，她很早就起来了。可她听听隔壁的房间，却没有动静。她不敢走过去。她到这里只有两天，对这里的一切还不熟悉。虽然这里布置得富丽堂皇，也有许多她想玩的玩具，和她喜欢吃的巧

克力。可她还是喜欢和爸爸一起玩耍，爸爸只要有什么好吃的全部留给她吃，她真喜欢爸爸，她认为只有爸爸才是世界上最好、她最亲近的人。她一个人住在这个房里，晚上总是很害怕，总是梦见爸爸。

隔壁传来一声“啊”的惊叫声，小豆豆吓得一哆嗦。她悄悄地穿上拖鞋，翘着脚走到房门口，向那边张望。她隐隐约约地看见徐明芳睁着眼躺在床上，穿着的那件衣服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小豆豆忽然想起了妈妈。她想，妈妈也是这样吗，也是这样年轻，这样漂亮吗？她从未见过妈妈，她怎么也想象不出妈妈是个什么样子，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都是妈妈牵着他们胖乎乎的小手去买玩具的。可她没有，她从未见过自己的妈妈。爸爸说妈妈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要许久久才能回来。爸爸说这话的时候就眼望着远方，她也望。仿佛这样望着，妈妈就能从远方走来一样。

想到这里，她“哇”地一声就哭了起来，她已经忘了自己在哪里，坐在地上就哭。

“豆豆，你怎么了？是不是饿了？你别哭，跟阿姨好好说。快，快起来。”

徐明芳听到哭声，忽然就一惊，好像才刚刚想起这房里还存在一个人似的，便急急地走了过来。她一边劝一边抱起豆豆，把她放在床上，自己也坐在床头的椅子上。

见到徐明芳，豆豆停止了哭泣。虽然这位阿姨始终温和地微笑着，始终亲切地和她说话，可她有点怕。怕她那双眼睛。小豆豆总觉得徐阿姨那双眼睛和别人不一样，放出的光咄咄逼人，令人心颤。尽管她脸上一刻也没离开过笑容。

“豆豆，别哭了，咱们一块洗脸，然后，阿姨带你出去玩，好不好？来，咱们小豆豆听话。”

徐明芳说着，就拉起小豆豆一起向卫生间走去。她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

徐明芳牵着小豆豆的手走下楼，来到马路上，她抬手叫了辆红色的夏利车，和小豆豆一起坐了进去。小豆豆坐在软软的座椅上，小脸不住地向外看，看那些高耸入云的房子，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房子，还有那些花红柳绿，大大小小的招牌，川流不息的人群、车辆，她几乎看呆了。在她的眼里，这是另外一个光彩照人的世界，这是在她与爸爸那又矮又破的小屋里看不到的繁华。

徐明芳坐在小豆豆的身边，望着小豆豆那副好奇的新鲜的样子。眼前又闪现出那个高大男人的身影和那块黄手帕，那个遥远的塞外小村。她脸上的笑容更多了，她想，早晚有一天，我要让你们一个个死掉，我要亲眼看着你们在我眼前一个个地死去。想到此，她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

“阿姨，阿姨，那是什么东西，怎么飘在空中了？”

小豆豆在一边摇着她的手，另一只手指向车窗外。

徐明芳似乎一下子从沉思中惊醒，她的脸上立刻浮现出笑容。然后顺着豆豆的手指方向望去，那是一片宽阔的施工现场，巨大的起重机伸着长长的胳膊，在空中作业。她把豆豆拉到自己的怀里。柔和地告诉她：“那是起重机，正在盖大楼，就像我们住的那样的楼，也许比那还要高。”

徐明芳抚摸着豆豆的手，心说可怜的孩子啊！

徐明芳带着小豆豆转了几家商场和公园，给豆豆买了一大包的衣服、吃的、还有玩具。直到感觉自己走累了，豆豆才说：“阿姨，我走不动了。”她才带着小豆豆乘车回家。坐在车上，她看着小豆豆欢乐地吃着巧克力，脸上只有孩子才有的那种兴奋，她的记忆飞到了一个遥远的塞外乡村，一座贫困的土坯屋旁。

如果自己的孩子还在的话，今年也该是 13 岁了，比小豆豆还大呢。可惜他走的太早，还刚刚会走路，还不知道这世界的人情冷暖，就被摧残了。小豆豆勾起了她酸楚的记忆，她在心里喊了一声：我可怜的儿子。

3

在那个边远的塞外乡村，有着徐明芳痛苦的记忆。是那里给了她生命，给了她善良，更是那里给了她贫穷、罪恶和痛苦。那是她永远也无法诉清的地方。就如同日夜与生命共存，却不知何时消失。她从小没有母亲，那时候的天在徐明芳的眼里永远是灰色的，她不记得有现在这样明丽的天空和白得像棉花一样轻飘飘的云朵。那个家所有的永远是灰色。

徐明芳的记忆里找不出半点母亲的影子。据说是在她刚刚几个月的时候，母亲带她去小姨家，回来时，正撞上父亲和另一个女人滚在炕上，当时，母亲就昏倒了。

从此，这个家也随着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可以说，两代女人都是在这倒下的一瞬间做出重要的抉择，走上了各自曲折不平的道路。

以后的岁月中，父亲越来越现出了他的本来面目，拳脚相加给母亲，自己却与别的女人乱搞，稍不顺心就拿母亲出气，母亲忍无可忍却又无法在这里面对生活。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她逃出了这边远的塞外乡村。没有人知道她去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她的死活。反正，母亲是一去不返了。

从此，这个家便更不像家了。好像只是一个动物的穴地，只是偶尔在那里不时地出现一下。小小的徐明芳，幼小的心灵里过早地划上了沉重的符号。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很早就学会了一切，可在父亲的眼里，她却似乎永远不如每一个和他有过肌

肤之亲的女人。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男人。

徐明芳就在这样的家里，熬到了十四岁，她在学校刚刚读四年级。她学得很认真，她有一个念头，要学很多知识，认识许多字，走出这个家，走出这个贫困的地方，去寻找母亲。在心里，徐明芳一遍又一遍地想象着那个叫腊梅的女人。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扑到她的怀里喊一声妈妈。每想到这些，她就会伤心地流泪。那时，她只不过是个弱小而善良的、单纯的小女孩。

十四岁那年的夏天，有一天小明芳放学回家，她背着邻居二婶送她的书包急急地回家走。可走到门口时，她看见窗紧紧地关闭着，可门却没有锁。她觉得很奇怪，便轻轻推门走了进去。然而，当她看见屋里的一切时，她吓呆了。她的父亲正一丝不挂地压在一个同样赤裸裸的女人身上。嘴里不住地轻唤着：“我的小宝贝儿，我的小心肝……”

徐明芳当时就吓坏了，书包“啪”一下掉在地上，而后她疯了一般冲出房门。

那天，徐明芳又没逃过父亲的一顿毒打。她竟然不吭一声地忍受着，咬着牙不发出一点声音。她只在心里盼望着早点长大。

然而，谁知道等待她的又是什么呢？

4

“阿姨，我们到家了。”

徐明芳又一次被小豆豆从记忆中拉回来。夏利车已停到她的楼下，她出门喜欢打这种红色夏利车，倒极少动用她自己的车。她轻轻理了一下额前被风吹乱的头发，和小豆豆又一起向楼上走去。

等她打开门时，立刻感到房里有点不对，好像有人来过。于

是，她便草草地打发豆豆到她的房里休息。自己洗漱完毕，到了她的卧房里。果然，她的感觉没有错，她的茶几上的烟缸里是一堆零乱的希尔顿香烟头，烟灰飞了一茶几。她那张干净的整洁的床也被弄得零乱不堪，床罩落到地板上，而且地板上是一行行乌黑的脚印，像动物刚刚在这里打了架般。整个房里都充满了烟味，像刚发生了盗窃案。然而，徐明芳知道，那个恶魔将在今天晚上再次光临她的房间。她一边收拾着现场，一边转动着她那双眼睛。也真怪，这十几年来，自己竟把一个女人的一切都寄托到了这样一个游戏女人的男人身上，但她离不开他。

世间还有这般难缠的人，徐明芳在心里骂着。然而，这个男人对她也是有恩的。当初如果不是这个叫陈西林的男人，她又如何立足于京城，并有今天这样的一切？可以说，是这个男人拯救了她，也是这个男人再一次地断送了她。十年前，当她像她母亲一样，带着濒临绝望的心情，逃离了那塞外村庄时，她身上只有三十块钱。也许是她命不该绝，就在她昏倒在一条马路边时，被一个衣冠楚楚，外貌温和的男人相救。并且，那个男人轻而易举地把她带到了北京，又给她安排了工作和住宿。对她关怀备至，令她感激涕零。

这个男人就是以做房地产生意为主的陈西林。

以后的事，不言自明，徐明芳投进了陈西林的怀抱之中。多年之后的今天，徐明芳对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悔恨不已。她才看清陈西林那衣冠楚楚，外表温和的后面是怎样一张嘴脸。正是因为他有几个臭钱，才这般放肆地寻找与调戏女人。他的女人们一个比一个年轻，一个比一个有姿色。当徐明芳发现自己只不过是陈西林手下一个可以呼来唤去的女人时，她才彻底地觉醒，并且充满了仇恨。

可是，要想摆脱这个男人，简直是妄想，她的房子，她的财

产，她的一切几乎都是这个男人给的，这其中有一张无形的网，在暗中束缚着她，只能使她越挣越紧，越陷越深。

徐明芳此时脸上没有笑意，她把自己真实地献给了自己。夜晚的帷幕渐渐地拉开了，一种秋天特有的气息缓缓地透窗而入。徐明芳又换上那件乳白色的真丝睡裙，站在阳台上。她身上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法兰西香水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她的头发像一块质地很好的黑色丝绸，倒垂在两肩上。在月光下，她身体的每个部位，每一条曲线都显现无遗。她望着夜色，又俯身向下，大街上大小车辆如风般穿过，彩灯高悬，影影绰绰。各种酒吧间、歌舞厅里莺歌燕舞。徐明芳望着这一切，思绪飞回到许久以前。

徐明芳从现在自己的身上已经找不出最初的自己了。有时候，她也感到有些恍然如梦的感觉。从塞外村庄的那个纯洁的少女到现在这样一个女人，那是一段什么样的历程。忽然，她的眼前又飘起了那块黄色的小手帕，在夜晚的秋风中，飞荡在都市的夜空，像一条黄色的游鱼，从遥远的海洋中缓缓地向她游啊，游啊。

两颗大大的泪珠从她的眼角滴落。也许，并不是为这个深爱她的男人。

人都说，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什么样的女人都有她不尽如意的一面，只要人还活着。可是，女人活着，是多么的艰难！

喧哗的夜渐渐地沉静下来，只剩下偶尔传来的几声风闪而过的鸣笛声。高楼里的灯光正一盏盏地逝去，继而重复黑暗，重复着夜晚本该重复的或不该重复的一切。午夜的钟声当的一下响起。徐明芳到隔壁房间里看望一下豆豆，发现在那张小床上，豆豆像一只经过搬迁来的小猫一般，两只手抱着白天她刚刚给买的一只玩具一脸倦意地睡去了。这孩子的脸上总闪着一种与

她的年龄不相符合的表情，徐明芳似乎在她身上寻找到了某些影子，那是一种久远的熟悉的而又有些陌生的记忆。这时，豆豆翻了一下身，嘴里不清晰地吐出几个字，玩具掉在地上。徐明芳轻轻地捡起来放在床头，又帮她重新盖好了被子。而后，带好门轻轻地出去了。

徐明芳回到自己的卧室，一个她不愿见到却又一直渴望的时刻即将到来了。她还是到镜前照了一下自己。尽管历尽无数的心灵与肉体的创伤，尽管无情的岁月已经在她人生的旅程中流逝了三十几个春秋，可似乎这都与她的脸无关。她反而显得更加高贵，更加成熟起来。多的只是更加诱人的女性魅力。这种魅力是她所独有的。她越来越喜欢这样在镜前展露着自己。从后面看上去，这个身影绝不会有人猜出来她的真实年龄和真实岁月。徐明芳此时是没有笑容的，她那脸上只有她自己才常见到的表情。她像一尊塑像一样立在镜子前。许多时候，她都有些不认识自己。由此，她时常想到从未见过面的妈妈，还有自己的儿子……

此时，一阵脚步声缓缓地传入耳朵。徐明芳立刻神速地离开了镜子。她的脸上又恢复了那惯有的笑容。她把床头的灯调到自认为最满意的光线。房间里顷刻暗淡与朦胧起来，且弥漫着法兰西香水的香气。她仰面躺在床上，一头秀发很闲适地从枕边垂泄下来，顺手拿起一支香烟，“哗”一下点燃，一股淡淡的香烟气味掺合在空气里。一股烟圈在她的周围萦绕着，朦胧的感觉又增添了几分。她的整个身体在灯光下显露出的曲线有一种诗意之美，让人看了总忍不住遐想，她笑了一下。

钥匙传动锁的声音。只听见房门一下打开又关上，然后是拖鞋的脚步声朝她缓缓而来。

陈西林像任何时候一样，温文尔雅地向她走来，脸上堆满笑

容。他在她的床前停下，上下打量了一下徐明芳，目光在她的胸部停住。接着，那眼里有一股强烈的欲望在跳跃。他以最快的速度脱下西装，一件件地甩在沙发里，一丝不挂地来到床前。“我的宝贝，你永远是怎么漂亮……”

他那强大的身体重重地压了下去，一个暴风雨般的夜晚复在徐明芳的生命里出现。

她是个矛盾的女人，对于性欲有着极大的渴望，对男人却又永远的充满着仇恨。

5

豆豆似乎又做了一个梦，她仿佛在一条小鱼的带领下到了一个十分富丽堂皇的地方。那地方就像爸爸给她讲的故事主人公住的一样，什么都有。她一件件地抚摸着那里面的东西。这时候，忽然刮来一阵风，神奇般在她面前多了一个人。那女人的头发又黑又长，也穿着一件她似乎在哪儿见过的透明的长长的睡裙，正看着她慈爱地笑着。豆豆眨眨眼睛，她终于想起来了，这不是徐阿姨吗，她欢呼着叫了起来。

“不，我不是徐阿姨，我是你妈妈，你妈妈。我刚从一个遥远的地方走来看你了。孩子，你不是一直想我吗？来吧，到妈妈的怀里来吧，我就在你的眼前，豆豆，我的孩子。”

那女人伸出双臂，把豆豆紧紧地搂在怀里，令她喘不过气来。豆豆吓哭了。她挣扎着，躲闪着。然而，那女人竟然哭了，紧紧地搂着她不放。

忽然钟声一响，那女人又“刷”一下站起身来，一边说“孩子，我有时间再来看你”，一边就轻飘飘地飞走了。那长长的裙子随风飘摆，然后从空中飞下一块黄黄的小手帕，落在豆豆惊愣的脸上。

豆豆一下子从梦中惊醒，她吓哭了。挣扎着从小床上坐起来，寻找着她梦中见到的一切。然而她什么也没有看见。她想到了徐明芳，难道是她来过了吗？她光着脚去隔壁的房间，去叫徐阿姨。

她走到徐阿姨的门口时，她吓坏了，她看见两条游鱼般白条条的身体在徐阿姨的那张大床上滚动，那床发出吱呀呀的颤动的响声。

小豆豆疯了一般跑回她的房间，她惊恐万状地抱起了那个玩具。“妈妈，妈妈？”小豆豆自言自语地说着，可她的眼前总晃动着隔壁房间的两个身影，她的眼睛一眨一眨地闪动着。

忽然，她想起梦中的那条掉在脸上的黄手帕。她想起来了，她好像在哪里见过这样一条手帕，而且一模一样。在哪儿呢，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第二章

1

陈西林的奔驰 600,带着万丈豪情开出了徐明芳的住宅小区。他从反光镜里望一眼那个阳台,脸上露出了与他那温文尔雅的外表极不相称的笑容。然后,就鱼一般地直奔三环路而去。

在陈西林的意识里,徐明芳是这世界上少有的女人,是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女人。跟她在一起,就如身坠云雾,你想挣开她,却又禁不住朦胧的诱惑。陈西林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不止一次地想起他救过的这个塞外小村的女人。他弄不懂这个一开始脸上永远一副犹豫面容的女人,如今的脸上为何永远挂着笑容。难道一个人的笑容就是那么方便吗?像他陈西林这样的人,事业飞黄腾达,钞票如流水,跟在身后的漂亮脸蛋,一道道闪亮的光电般在他身上搜寻,恨不得把他的五脏六腑都掏尽挖绝了一般。女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陈西林有过一番阔论。他说,女人在你受伤的时候,她是一个创可贴,能抚平你身上肌肤的伤痕。这时她带给你的是一种在柔柔绿草上,拂起一缕春风的柔情;女人在你失败的时候,她是一剂良药或者是一条逃窜的狗,带给你的是慰藉和鼓励或者是永久的离去。女人可以使一个高尚的人更加高尚,也可以使他堕落;女人可以使一个庸俗与堕落的人变得高尚;女人可以使男人复活,也可以置你于死地;女人是天使,也是毒蛇。陈西林对女人时常这么评价,继而这些评价

都在他身边一个个女人身上得到证实。然而，对于徐明芳这样一个从塞外小村走出来的女人，他却无论如何也捉摸不透。他怎么也猜不透那个永远挂着笑容的那张女人灿烂迷人的脸上，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思绪。

陈西林时刻有种危机感，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讲，徐明芳可以让他高就，也可以毁灭他。他每次看到徐明芳那一丝不挂的女人的身体时，他都感到徐明芳的眼中有一团火在心中迅速地燃烧，终有一天会喷出来的。那么最后的结局呢？

2

奔驰 600 停在公司的楼前，陈西林的手机在公文包里急切地响了。不用说，他就知道打电话的是谁，这么多年，这打电话的女人就一直似乎定时定点地给他打电话的。

“喂！”

陈西林拿起电话，那边传来的是熟悉的呼吸声。

“西林，你又去哪里了，一晚上不回家，也不开机，我一直在等你。”

那边是妻子有些急切与责怪的可怜巴巴的声音。

“我？我在应付生意。昨天和人谈了一笔房地产生意，还没最后谈成，就忘了告诉你了，后来我们都喝多了。唉……”

说到这里，陈西林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

这种谎言对陈西林来说并不难，他是一个制造谎言的专家。而且说的时候面不改色，声不改调，没有人能从他的脸上和语气中听出这是谎言。尤其是他的妻子叶小玫，十几年来对他的任何语言都深信不疑。其实，叶小玫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女人，可在对待丈夫上，不知是装作不知，还是大度，她总是报以一笑，一笑了之。甚至，连问都不深问。